漢書/卷08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翟方進傳　第五十四 ◄

漢書
卷八十五 谷永杜鄴傳　第五十五

► 何武王嘉師丹傳　第五十六

谷永

谷永字子雲，長安人也。父吉，為衛司馬，使送郅支單于侍子，為郅支所殺，語在陳湯傳。永少為長安小史，後博學經書。建昭中，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，除補屬，舉為太常丞，數上疏言得失。

建始三年冬，日食地震同日俱發，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，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。對曰：

陛下秉至聖之純德，懼天地之戒異，飭身修政，納問公卿，又下明詔，帥舉直言，燕見紬繹，以求咎愆，使臣等得造明朝，承聖問。臣材朽學淺，不通政事。竊聞明王即位，正五事，建大中，以承天心，則庶徵序於下，日月理於上；如人君淫溺後宮，般樂游田，五事失於躬，大中之道不立，則咎徵降而六極至。凡災異之發，各象過失，以類告人。乃十二月朔戊申，日食婺女之分，地震蕭牆之內，二者同日俱發，以丁寧陛下，厥咎不遠，宜厚求諸身。意豈陛下志在閨門，未卹政事，不慎舉錯，婁失中與？內寵大盛，女不遵道，嫉妒專上，妨繼嗣與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，失夫婦之紀，妻妾得意，謁行於內，勢行於外，至覆傾國家，或亂陰陽。昔褒姒用國，宗周以喪；閻妻驕扇，日以不臧。此其效也。經曰：「皇極，皇建其有極。」傳曰：「皇之不極，是謂不建，時則有日月亂行。」

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，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，方內之治亂，在陛下所執。誠留意於正身，勉強於力行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，放去淫溺之樂，罷歸倡優之笑，絕卻不享之義，慎節游田之虞，起居有常，循禮而動，躬親政事，致行無倦，安服若性。經曰：「繼自今嗣王，其毋淫于酒，毋逸于游田，惟正之共。」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。

夫妻之際，王事綱紀，安危之機，聖王所致慎也。昔舜飭正二女，以崇至德；楚莊忍絕丹姬，以成伯功；幽王惑於褒姒，周德降亡；魯桓脅於齊女，社稷以傾。誠修後宮之政，明尊卑之序，貴者不得嫉妒專寵，以絕驕嫚之端，抑褒、閻之亂，賤者咸得秩進，各得厥職，以廣繼嗣之統，息白華之怨，後宮親屬，饒之以財，勿與政事，以遠皇父之類，損妻黨之權，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。

治遠自近始，習善在左右。昔龍筦納言，而帝命惟允；四輔既備，成王靡有過事。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，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，知君臣之義，濟濟謹孚，無敖戲驕恣之過，則左右肅艾，群僚仰法，化流四方。經曰：「亦惟先正克左右。」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。

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，簡賢違功則亂。誠審思治人之術，歡樂得賢之福，論材選士，必試於職，明度量以程能，考功實以定德，無用比周之虛譽，毋聽寖潤之譖愬，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，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，小人日銷，俊艾日隆。經曰：「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」又曰：「

九德咸事，俊艾在官。」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。

堯遭洪水之災，天下分絕為十二州，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，德厚恩深，無怨於下也。秦居平土，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，刑罰深酷，吏行殘賊也。夫違天害德，為上取怨於下，莫甚乎殘賊之吏。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，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，平刑釋冤以理民命，務省繇役，毋奪民時，薄收賦稅，毋殫民財，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，不苦踰時之役，不患苛暴之政，不疾酷烈之吏，雖有唐堯之大災，民無離上之心。經曰：「懷保小人，惠于鰥寡。」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。

臣聞災異，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，猶嚴父之明誡。畏懼敬改，則禍銷福降；忽然簡易，則咎罰不除。經曰：「饗用五福，畏用六極。」傳曰：「六沴作見，若不共御，六罰既侵，六極其下。」今三年之間，災異鋒起，小大畢具，所行不享上帝，上帝不豫，炳然

甚著。不求之身，無所改正，疏舉廣謀，又不用其言，是循不享之跡，無謝過之實也，天責愈深。此五者，王事之綱紀，南面之急務，唯陛下留神。

對奏，天子異焉，特召見永。

其夏，皆令諸方正對策，語在杜欽傳。永對畢，因曰：「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，禍亂所極，言關於聖聰。書陳於前，陛下委棄不納，而更使方正對策，背可懼之大異，問不急之常論，廢承天之至言，角無用之虛文，欲末殺災異，滿讕誣天，是故皇天勃然發怒，甲己之間暴風三溱，拔樹折木，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。」上特復問永，永對曰：「日食地震，皇后貴妾專寵所致。」語在五行志。

是時，上初即位，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，議者多歸咎焉。永知鳳方見柄用，陰欲自託，乃復曰：

方今四夷賓服，皆為臣妾，北無薰粥冒頓之患，南無趙佗、呂嘉之難，三垂晏然，靡有兵革之警。諸侯大者乃食數縣，漢吏制其權柄，不得有為，亡吳、楚、燕、梁之勢。百官盤互，親疏相錯，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，洞洞屬屬，小心畏忌，無重合、安陽、博陸之亂。三者無毛髮之辜，不可歸咎諸舅。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、中尚書宦官，檻塞大異，皆瞽說欺天者也。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，忽天地之明戒，聽晻昧之瞽說，歸咎乎無辜，倚異乎政事，重失天心，不可之大者也。

陛下即位，委任遵舊，未有過政。元年正月，白氣較然起乎東方，至其四月，黃濁四塞，覆冒京師，申以大水，著以震蝕。各有占應，相為表裏，百官庶事無所歸倚，陛下獨不怪與？白氣起東方，賤人將興之表也；黃濁冒京師，王道微絕之應也。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，二者已醜。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，致懼天地之異，長思宗廟之計，改往反過，抗湛溺之意，解偏駮之愛，奮乾剛之威，平天覆之施，使列妾得人人更進，猶尚未足也，急復益納宜子婦人，毋擇好醜，毋避嘗字，毋論年齒。推法言之，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，乃反為福。得繼嗣而已，毋非有賤也。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，廣求於微賤之間，以遇天所開右，慰釋皇太后之憂慍，解謝上帝之譴怒，則繼嗣蕃滋，災異訖息。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，忽於天地之戒，咎根不除，水雨之災，山石之異，將發不久；發則災異已極，天變成形，臣雖欲捐身關策，不及事已。

疏賤之臣，至敢直陳天意，斥譏帷幄之私，欲間離貴后盛妾，自知忤心逆耳，必不免於

湯鑊之誅。此天保右漢家，使臣敢直言也。三上封事，然後得召；待詔一旬，然後得見。夫由疏賤納至忠，甚苦；由至尊聞天意，甚難。語不可露，願具書所言，因侍中奏陛下，以示腹心大臣。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，臣當伏妄言之誅；即以為誠天意也，奈何忘國家大本，背天意而從欲！唯陛下省察熟念，厚為宗廟計。

時對者數十人，永與杜欽為上第焉。上皆以其書示後宮。後上嘗賜許皇后書，采永言以責之，語在外戚傳。

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，能實最高，由是擢為光祿大夫。永奏書謝鳳曰：「永斗筲之材，質薄學朽，無一日之雅，左右之介，將軍說其狂言，擢之皂衣之吏，廁之爭臣之末，不聽浸潤之譖，不食膚受之愬，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，察父悊兄覆育子弟，誠無以加！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，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，知氏、孟嘗猶有死士，何況將軍之門！」鳳遂厚之。

數年，出為安定太守。時上諸舅皆修經書，任政事。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，尤與永善。陽朔中，鳳薨。鳳病困，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。上從之，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，領尚書事，而平阿侯譚位特進，領城門兵。永聞之，與譚書曰：「君侯躬周召之德，執管晏之操，敬賢下士，樂善不倦，宜在上將久矣，以大將軍在，故抑鬱於家，不得舒憤。今大將軍不幸蚤薨，絫親疏，序材能，宜在君侯。拜吏之日，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。此皆永等愚劣，不能褒揚萬一。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，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于內，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。愚竊不為君侯喜。宜深辭職，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，收太伯之讓，保謙謙之路，闔門高枕，為知者首。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，小子為君侯安此。」譚得其書大感，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。由是譚、音相與不平。

永遠為郡吏，恐為音所危，病滿三月免。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，永數謝罪自陳，得轉為長史。

音用從舅越親輔政，威權損於鳳時。永復說音曰：「將軍履上將之位，食膏腴之都，任周召之職，擁天下之樞，可謂富貴之極，人臣無二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，將何以居之？宜夙夜孳孳，執伊尹之彊德，以守職匡上，誅惡不避親愛，舉善不避仇讎，以章至公，立信四方。篤行三者，乃可以長堪重任，久享盛寵。太白出西方六十日，法當參天，今已過期，尚在桑榆之間，質弱而行遲，形小而光微。熒惑角怒明大，逆行守尾。其逆，常也；守尾，變也。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，委曲從順，所執不彊，不廣用士，尚有好惡

之忌，蕩蕩之德未純，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，俄而金火並有此變？上天至明，不虛見異，唯將軍畏之慎之，深思其故，改求其路，以享天意。」音猶不平，薦永為護菀使者。

音薨，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，永乃遷為涼州刺史。奏事京師訖，當之部，時有黑龍見東萊，上使尚書問永，受所欲言。永對曰：

輒上聞，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，三正不變改而更用。夏商之將亡也，行道之人皆知之，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，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，大命傾而不寤。《易》曰：「危者有其安者也，亡者保其存者也。」陛下誠垂寬明之聽，無忌諱之誅，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，不懼於後患，直言之路開，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，輻湊陳忠，群臣之上願，社稷之長福也。

漢家行夏正，夏正色黑，黑龍，同姓之象也。龍陽德，由小之大，故為王者瑞應。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，多危殆之隙，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？將動心冀為後者，殘賊不仁，若廣陵、昌邑之類？臣愚不能處也。元年九月黑龍見，其晦，日有食之。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，乙酉，日有食之。六月之間，大異四發，二而同月，三代之末，春秋之亂，未嘗有也。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，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。書曰：「乃用婦人之言，自絕于天；」「四方之述逃多罪。是宗是長，是信是使。」《詩》云：「燎之方陽，寧或滅之？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！」《易》曰：「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」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，養生泰奢，奉終泰厚也。二者陛下兼而有之，臣請略陳其效。

《易》曰「在中饋，無攸遂」，言婦人不得與事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懿厥哲婦，為梟為鴟；」「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。」建始、河平之際，許、班之貴，傾動前朝，熏灼四方，賞賜無量，空虛內臧，女寵至極，不可上矣；今之後起，天所不饗，什倍於前。廢先帝法度，聽用其言，官秩不當，縱釋王誅，驕其親屬，假之威權，從橫亂政，刺舉之吏，莫敢奉憲。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，榜箠钇於炮格，絕滅人命，主為趙、李報德復怨，反除白罪，建治正吏，多繫無辜，掠立迫恐，至為人起責，分利受謝。生入死出者，不可勝數。是以日食再既，以昭其辜。

王者必先自絕，然后天絕之。陛下棄萬乘之至貴，樂家人之賤事，厭高美之尊號，好匹夫之卑字，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，數離深宮之固，挺身晨夜，與群小相隨，烏集雜會，飲醉吏民之家，亂服共坐，流湎媟嫚，溷殽無別，閔免遁樂，晝夜在路。典門戶

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，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，積數年矣。

王者以民為基，民以財為本，財竭則下畔，下畔則上亡。是以明王愛養基本，不敢窮極，使民如承大祭。今陛下輕奪民財，不愛民力，聽邪臣之計，去高敞初陵，捐十年功緒，改作昌陵，反天地之性，因下為高，積土為山，發徒起邑，並治宮館，大興繇役，重增賦斂，徵法如雨，役百乾谿，費疑驪山，靡敝天下，五年不成而後反故，又廣盱營表，發人冢墓，斷截骸骨，暴揚尸柩。百姓財竭力盡，愁恨感天，災異婁降，饑饉仍臻。流散冗食，餧死於道，以百萬數。公家無一年之畜，百姓無旬日之儲，上下俱匱，無以相救。《詩》云：「殷監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」願陛下追觀夏、商、周、秦所以失之，以鏡考己行。有不合者，臣當伏妄言之誅！

漢興九世，百九十餘載，繼體之主七，皆承天順道，遵先祖法度，或以中興，或以治安。至於陛下，獨違道縱欲，輕身妄行，當盛壯之隆，無繼嗣之福，有危亡之憂，積失君道，不合天意，亦已多矣。為人後嗣，守人功業，如此，豈不負哉！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，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，昭然遠寤，畏此上天之威怒，深懼危亡之徵兆，蕩滌邪辟之惡志，厲精致政，專心反道，絕群小之私客，免不正之詔除，悉罷北宮私奴車馬惰出之具，克己復禮，毋貳微行出飲之過，以防迫切之禍，深惟日食再既之意，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，毋聽後宮之請謁，除掖庭之亂獄，出炮格之陷阱，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，且寢初陵之作，止諸繕治宮室，闕更減賦，盡休力役，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，厲崇忠直，放退殘賊，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，以次貫行，固執無違，夙夜孳孳，婁省無怠，舊衍畢改，新德既章，纖介之邪不復載心，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，天命去就庶幾可復，社稷宗廟庶幾可保。唯陛下留神反覆，熟省臣言。臣幸得備邊部之吏，不知本朝失得，瞽言觸忌諱，罪當萬死。

成帝性寬而好文辭，又久無繼嗣，數為微行，多近幸小臣，趙、李從微賤專寵，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。至親難數言，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，勸上納用之。永自知有內應，展意無所依違，每言事輒見答禮。至上此對，上大怒。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。上使侍御史收永，敕過交道廄者勿追。御史不及永，還，上意亦解，自悔。明年，徵永為太中大夫，遷光祿大夫給事中。

元延元年，為北地太守。時災異尤數，永當之官，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。永對曰：

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，備拾遺之臣，從朝者之後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，

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，猥蒙厚恩，仍遷至北地太守。絕命隕首，身膏草野，不足以報塞萬分。陛下聖德寬仁，不遺易忘之臣，垂周文之聽，下及芻蕘之愚，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。臣聞事君之義，有言責者盡其忠，有官守者修其職。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，有官守之任，當畢力遵職，養綏百姓而已，不宜復關得失之辭。忠臣之於上，志在過厚，是故遠不違君，死不忘國。昔史魚既沒，餘忠未訖，委柩後寢，以屍達誠；汲黯身外思內，發憤舒憂，遺言李息。經曰：「雖爾身在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。」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，雖執干戈守邊垂，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，是以敢越郡吏之職，陳累年之憂。

臣聞天生蒸民，不能相治，為立王者以統理之，方制海內非為天子，列土封疆非為諸侯，皆以為民也。垂三統，列三正，去無道，開有德，不私一姓，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。王者躬行道德，承順天地，博愛仁恕，恩及行葦，籍稅取民不過常法，宮室車服不踰制度，事節財足，黎庶和睦，則卦氣理效，五徵時序，百姓壽考，庶卉蕃滋，符瑞並降，以昭保右。失道妄行，逆天暴物，窮奢極欲，湛湎荒淫，婦言是從，誅逐仁賢，離逖骨肉，群小用事，峻刑重賦，百姓愁怨，則卦氣悖亂，咎徵著郵，上天震怒，災異婁降，日月薄食，五星失行，山崩川潰，水泉踊出，妖孽並見，茀星耀光，饑饉荐臻，百姓短折，萬物夭傷。終不改寤，惡洽變備，不復譴告，更命有德。《詩》云：「乃眷西顧，此惟予宅。」

夫去惡奪弱，遷命賢聖，天地之常經，百王之所同也。加以功德有厚薄，期質有修短，時世有中季，天道有盛衰。陛下承八世之功業，當陽數之標季，涉三七之節紀，遭无妄之卦運，直百六之災阨。三難異科，雜焉同會。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，群災大異，交錯鋒起，多於春秋所書。八世著記，久不塞除，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，三朝之會，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，七月辛未彗星橫天。乘三難之際會，畜眾多之災異，因之以饑饉，接之以不贍。彗星，極異也，土精所生，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，兵亂作矣，厥期不久，隆德積善，懼不克濟。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，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、崔杼之亂；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、蘇令、陳勝、項梁奮臂之禍。內亂朝暮，日戒諸夏，舉兵以火角為期。安危之分界，宗廟之至憂，臣永所以破膽寒心，豫言之累年。下有其萌，然後變見於上，可不致慎！

禍起細微，姦生所易。願陛下正君臣之義，無復與群小媟黷燕飲；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，悉出勿留。勤三綱之嚴，修後宮之政，抑遠驕妒之寵，崇近婉順之行，加惠失志之人，懷柔怨恨之心。保至尊之重，秉帝王之威，朝覲法出而後駕，陳

兵清道而後行，無復輕身獨出，飲食臣妾之家。三者既除，內亂之路塞矣。

諸夏舉兵，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，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，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。《易》曰：「屯其膏，小貞吉，大貞凶。」傳曰：「飢而不損茲謂泰，厥災水，厥咎亡。」訞辭曰：「關動牡飛，辟為無道，臣為非，厥咎亂臣謀篡。」王者遭衰難之世，有飢饉之災，不損用而大自潤，故凶；百姓困貧無以共求，愁悲怨恨，故水；城關守國之固，固將去焉，故牡飛。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，禾黍不入。今年蠶麥咸惡。百川沸騰，江河溢決，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。比年喪稼，時過無宿麥。百姓失業流散，群輩守關。大異較炳如彼，水災浩浩，黎庶窮困如此，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，而有司奏請加賦，甚繆經義，逆於民心，布怨趨禍之道也。牡飛之狀，殆為此發。古者穀不登虧膳，災婁至損服，凶年不堅塗，明王之制也。《詩》云：「凡民有喪，扶服救之。」論語曰：「百姓不足，君孰予足？」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，益減大官、導官、中御府、均官、掌畜、廩犧用度，止尚方、織室、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，以助大司農。流恩廣施，振贍困乏，開關梁，內流民，恣所欲之，以救其急。立春，遣使者循行風俗，宣布聖德，存卹孤寡，問民所苦，勞二千石，敕勸耕桑，毋奪農時，以慰綏元元之心，防塞大姦之俇。諸夏之亂，庶幾可息。

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，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。陛下天然之性，疏通聰敏，上主之姿也。少省愚臣之言，感寤三難，深畏大異，定心為善，捐忘邪志，毋貳舊愆，厲精致改，至誠應天，則積異塞於上，禍亂伏於下，何憂患之有？竊恐陛下公志未專，私好頗存，尚愛群小，不肯為耳！

對奏，天子甚感其言。

永於經書，汎為疏達，與杜欽、杜鄴略等，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。其於天官、京氏易最密，故善言災異，前後所上四十餘事，略相反覆，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。黨於王氏，上亦知之，不甚親信也。

永所居任職，為北地太守歲餘，衛將軍商薨，曲陽侯根為票騎將軍，薦永，徵入為大司農。歲餘，永病，三月，有司奏請免。故事，公卿病，輒賜告，至永獨即時免。數月，卒於家。本名並，以尉氏樊並反，更名永云。

杜鄴

杜鄴字子夏，本魏郡繁陽人也。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，武帝時徙茂陵。鄴少孤，其母張敞女。鄴壯，從敞子吉學問，得其家書。以孝廉為郎。

與車騎將軍王音善。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，後薨，上閔悔之，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，領城門兵，得舉吏如將軍府。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，即說音曰：「鄴聞人情，恩深者其養謹，愛至者其求詳。夫戚而不見殊，孰能無怨？此棠棣、角弓之詩所為作也。昔秦伯有千乘之國，而不能容其母弟，春秋亦書而譏焉。周召則不然，忠以相輔，義以相匡，同己之親，等己之尊，不以聖德獨兼國寵，又不為長專受榮任，分職於陝，並為弼疑。故內無感恨之隙，外無侵侮之羞，俱享天祐，兩荷高名者，蓋以此也。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，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，此明詔所欲寵也。將軍宜承順聖意，加異往時，每事凡議，必與及之，指為誠發，出於將軍，則孰敢不說諭？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，陳平共壹飯之簋而將相加驩，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，其於為國折衝厭難，豈不遠哉！竊慕倉唐、陸子之義，所白声內，唯深察焉。」音甚嘉其言，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，二人皆重鄴。後以病去郎。商為大司馬衛將軍，除鄴主簿，以為腹心，舉侍御史。哀帝即位，遷為涼州刺史。鄴居職寬舒，少威嚴，數年以病免。

是時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后，帝母丁姬稱帝太后，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。傅氏侯者三人，丁氏侯者二人。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。傅太后尤與政專權。元壽元年正月朔，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，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。臨拜，日食，詔舉方正直言。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，鄴對曰：

臣聞禽息憂國，碎首不恨；卞和獻寶，刖足願之。臣幸得奉直言之詔，無二者之危，敢不極陳！臣聞陽尊陰卑，卑者隨尊，尊者兼卑，天之道也。是以男雖賤，各為其家陽；女雖貴，猶為其國陰。故禮明三從之義，雖有文母之德，必繫於子。春秋不書紀侯之母，陰義殺也。昔鄭伯隨姜氏之欲，終有叔段篡國之禍；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，而遭居鄭之危。漢興，呂太后權私親屬，又以外孫為孝惠后，是時繼嗣不明，凡事多晻，晝昏冬雷之變，不可勝載。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，每事約儉，非禮不動，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。然嘉瑞未應，而日食地震，民訛言行籌，傳相驚恐。案春秋災異，以指象為言語，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。日食，明陽為陰所臨，坤卦乘離，明夷之象也。坤以法地，為土為母，以安靜為德。震，不陰之效也。占象甚明，臣敢不直言其事！

昔曾子問從令之義，孔子曰：「是何言與！」善閔子騫守禮不苟，從親所行，無非理者，

故無可間也。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，以詔策決，復遣就國。高昌侯宏去蕃自絕，猶受封土。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，免歸故郡，間未旬月，則有詔還，大臣奏正其罰，卒不得遣，而反兼官奉使，顯寵過故。及陽信侯業，皆緣私君國，非功義所止。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，並侍帷幄，布在列位，或典兵衛，或將軍屯，寵意并於一家，積貴之勢，世所希見所希聞也。至乃并置大司馬將軍之官。皇甫雖盛，三桓雖隆，魯為作三軍，無以甚此。當拜之日，晻然日食。不在前後，臨事而發者，明陛下謙遜無專，承指非一，所言輒聽，所欲輒隨，有罪惡者不坐辜罰，無功能者畢受官爵，流漸積猥，正尤在是，欲令昭昭以覺聖朝。昔詩人所刺，春秋所譏，指象如此，殆不在它。由後視前，忿邑非之，逮身所行，不自鏡見，則以為可，計之過者。疏賤獨偏見，疑內亦有此類。天變不空，保右世主如此之至，奈何不應！

臣聞野雞著怪，高宗深動；大風暴過，成王怛然。願陛下加致精誠，思承始初，事稽諸古，以厭下心，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，上帝百神收還威怒，禎祥福祿何嫌不報！

鄴未拜，病卒。鄴言民訛言行籌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，彗星隕石牡飛之占，語在五行志。

初，鄴從張吉學，吉子竦又幼孤，從鄴學問，亦著於世，尤長小學。鄴子林，清靜好古，亦有雅材，建武中歷位列卿，至大司空。其正文字過於鄴、竦，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。

贊曰：孝成之世，委政外家，諸舅持權，重於丁、傅在孝哀時。故杜鄴敢譏丁、傅，而欽、永不敢言王氏，其勢然也。及欽欲挹損鳳權，而鄴附會音、商。永陳三七之戒，斯為忠焉，至其引申伯以阿鳳，隙平阿於車騎，指金火以求合，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。孔子稱「友多聞」，三人近之矣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